四庫全書

史部

七國攷卷九

明 董說 撰

秦雜祀

西畤

史記秦襄公以兵定周周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通諸侯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封禪書云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索隱曰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畤西畤縣

名故作西時時止也漢書郊祀志曰秦襄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雜祀後制亦禮也不附羣禮各為一卷蓋淫祠厚葬戰國無度非禮之禮攷古者慎焉宗廟而外並從雜祀

鄜時

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鄜時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止於鄜衍史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按秦紀祠鄜畤用三牢又秦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德公文公之子也初居雍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孫飲馬於河漢書郊祀志曰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曰白帝焉

密畤

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見史記漢書注云雍有五時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二所緯略云密時者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鄜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作鄜郊祭白帝曰鄜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黄帝作下時亦祠黄帝漢髙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也

上時　下時

秦靈公作吳陽上畤下畤詳見括地志封禪書云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畦畤

陝西志畦畤在櫟陽縣東北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金自以得金瑞故作畦畤祀白帝畦畤者言其畤如畦畛也

武畤　好畤

雍録云武畤好畤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畤者不知何

世所造參求其地即秦靈公所立上畤下畤吳陽也靈公既立上下兩畤又立武畤好畤又云秦西畤鄜畤上畤下畤漢北畤為五畤五畤之外又别有四畤為密畤畦畤武畤好畤括地志又以密畤鄜畤上畤下畤北畤為五畤其説相牴牾也余按封禪書云自秦文公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據此武好二畤舊在雍地非始於靈公蓋二

時久廢自靈公祠之也

郊

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滅周之明年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記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寶祠

秦紀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寶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也封禪書云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括地志云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又

按神僧傳載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由余識為佛神事

頗詭特儒者所不道

怒特祠

五行傳秦立怒特祠祠以白犬玄羊史記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録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伐之輙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逹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

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不出故置髦頭

伏祠　狗禦蠱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胡廣曰秦有伏祭自德公始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歷忌說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

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左傳云皿蟲為蠱漢書解詁曰狗陽畜也以狗祭社以辟不祥風俗通曰俗說狗别賔客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户辟除不祥取法於此顔氏說略云六月上伏秦始皇所置又云秦穆公始為伏皆誤也

鳳女祠

神仙傳秦穆公時蕭史夫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宫中時有簫聲而已

臘祠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故云初臘臘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漢名臣奏曰秦惠文王初立臘祠冬祭祖攷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曰臘漢書觧詁曰周曰大蜡秦始謂之臘𢑴更曰嘉平漢復曰

臘也人左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竒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故疑左傳戰國人書也

蜀水三祀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氷為蜀守氷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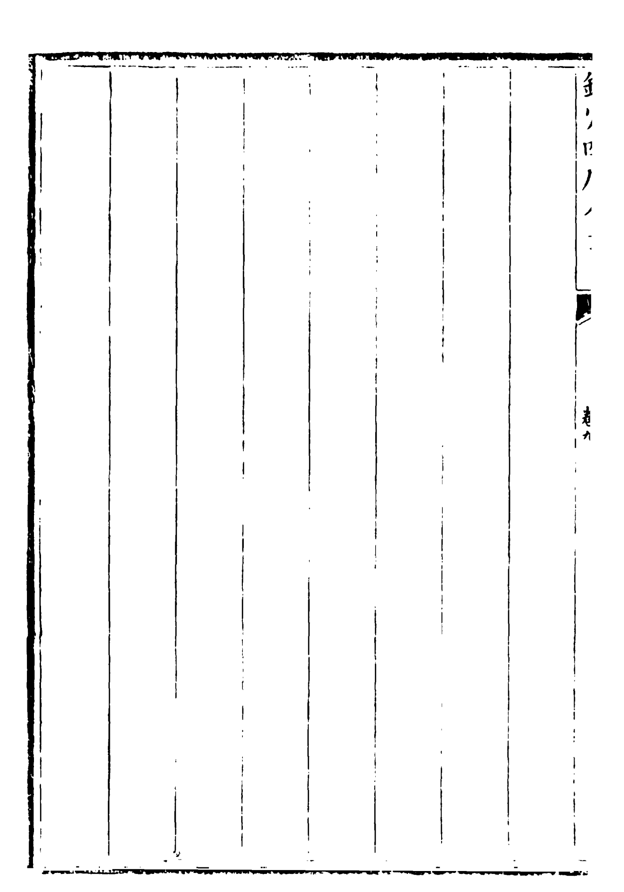
久湫　巫咸　亞馳

金石古文載秦詛楚文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駞亞駞讀作呼駞其石皆出宋世説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人次得亞駞文於洛其詞則一唯告於神者隨號而異其久湫文曰又秦嗣王敢用吉玉有道作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慭告於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大成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

淫佚耽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内之則暴虐不辜戮刖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圭玉犧牲建取我邊城新郢及𨚗音於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贶音凶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

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威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　按秦在戰國最多鬼祀史記六國表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

后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法言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差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正反致文武胙



楚雜祀

望祭羣神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立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大室之庭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

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絶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祭上帝

桓譚新論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妃以下

祭岡山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蔡太子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注用太子者楚殺之為牲以祭岡山之神

歷山祠

越絶書無錫歷山春申時歲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吴百二十里

東皇太一祠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按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

配東帝故云東皇淮南子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也楚辭注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娱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太甚岳陽風土記曰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皆古楚俗也

雲中君祠

楚雲中君祠見屈原九歌謂雲神也歌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楚人名巫為靈子若曰神之子也言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也

湘君祠　湘夫人祠

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皆楚祠也

大司命祠　少司命祠

九歌有大司命祠少司命祠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宫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東君祠

楚辭注東君祠者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東君歌曰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瑶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

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注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

河伯祠

見九歌河伯者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攷大率為黃河之神耳按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西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

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辠也止不許

沈馬祠

陸璣要覽楚懷王於國東偏起沈馬祠歲沈白馬名饗楚邦河神欲祟祭祀拒秦師卒破其國天不祐之漢成帝時谷永距絶方士疏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趙雜祀

霍泰山祀

史記趙襄子立智伯與韓魏分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於趙不與智伯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

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頔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晋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晋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使張孟談潛行反智伯之約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月丙戌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祀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在霍山

側也　按趙與秦同姓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
孫女修織𤣥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
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土已成帝錫𤣥圭禹受曰
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賛禹功其賜爾
皂斿爾后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
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
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𤣥孫曰費昌子
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世去夏為湯御

敗績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
聞之遂使御大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殷國故嬴多
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
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事殷周武王之
伐紂也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取石北方還無所報為
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
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
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

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為趙氏中衍鳥身人言蜚廉石棺天賜跡近鬼神不經聞見是故秦趙二國最重祭祀其所繇來者久也

公孫杵臼程嬰祠

史記晉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友程嬰二人謀立孤杵臼死之程嬰卒立趙武亦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别舒一座祭二士矣

魏祭祀

郊

魏惠王有拜郊臺詳宫室

七主之祭

孟子說文梁襄王僭天王之號立七主之祭修英雄之聲號伯中國梁立七主不見他書按封禪書始皇有八神之祭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梁之七主或亦

取乎此也

七國攷卷九

七國攷卷十

明 董說 撰

秦喪制

殉葬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三十九年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黄鳥之詩詩曰交交黄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

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黄鳥詩所為作也

至獻公元年止從死是武公已下十八君皆從死也又

按國策昭襄王時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醜為殉據此昭襄之世尚有殉葬不知獻公止從死之後又起於何代也皇覽塚墓記云秦始皇塚在驪山之右塚中以水銀為百川金銀為鳧鴈機相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久不滅其葬時后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以書葬

皇覽云呂不韋好經書多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

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塟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黄腸題湊處地高燥不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焚詩書

合塟

史記正義云昭襄王卒以孝文王母吕太后與昭襄王合塟

太子歸塟

史記秦昭王二年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壽陵

史記昭襄王卒葬壽陵

黄腸題湊

詳見以書葬蘇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腸木頭皆内向故曰題湊

墓植柏

博物志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

童子謂曰此名為媪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墓植栢自秦始也

遣弔

左傳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諸侯來弔祠

史記昭襄王卒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田齊喪制

殉葬

劉向云昔齊威王卒從死七十二人按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人骨狼藉據此自先齊已殉葬矣史記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蘇秦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七畧云齊湣王厚死人按檀弓云陳子

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又陳乾昔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遵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注始用殉用人從葬也又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又邾子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潔故先内車及殉別為便房葢其遺命顧愷之戕蒙注云魏時人有開周王塚者得殉葬女子經

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古之殉葬者多矣

銅椁

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續從征記曰太公塚在兗山北五里平地為坂高十丈曾發之者得一銅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此實田和塚也和遷齊居於海上而别為諸侯亦稱太公也山東志曰

四王墓在臨淄縣南十五里鼎足山齊記補遺曰山基圓頂東西直列乃齊威宣湣襄四王墓按蘇州志虎丘山下有吳王闔閭塚銅槨三周水銀為池金銀為地古之厚塟葢有銅棺槨也

出弔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白虎通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遭離之鳴呼哀哉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絰有絰下馬大夫為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麻裳弁絰異姓葛同姓麻

楚喪制

殉葬

史記楚靈王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為我求食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送死并

壟之是楚有殉壟之俗也又國策云楚宣王時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禄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何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弛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又一証

以書塋

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塚相傳是楚武王塚獲丘縣東北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廻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烟飛鳥過人輙墮死遂不敢入墨莊漫録載政和間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欵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

上圓而銳下濶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此皆以物殉塟之絕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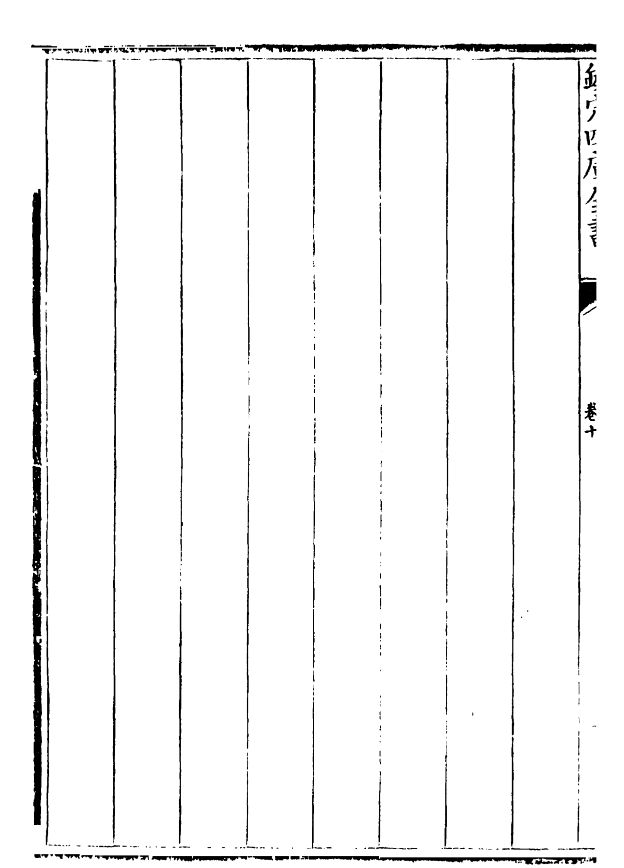
歸喪

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赴

史記邺敖既死公子圍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

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簒弑赴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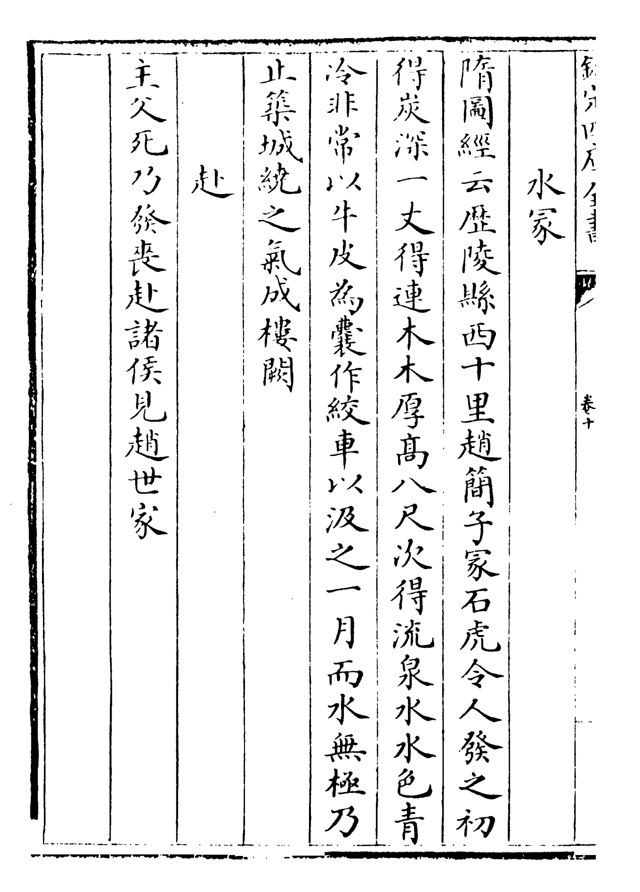
趙喪制

會埜

史記肅侯二十四年卒秦楚燕齊魏出鋭師各萬人來會埜

壽陵

史記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周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秦惠文以後始稱陵而民不得稱



水冢

隋圖經云歷陵縣西十里趙簡子冢石虎令人發之初得炭深一丈得連木木厚高八尺次得流泉水水色青冷非常以牛皮為囊作絞車以汲之一月而水無極乃止築城繞之氣成樓闕

赴

主父死乃發喪赴諸侯見趙世家

魏喪制

以書塟

束晳傳晋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冡得竹書數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歴自周受命至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冡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撥此魏以書塟也餘冬序録云汲縣發古塜人姓

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準一統志又云漢初有人發魏襄王冢得竹簡書十餘萬言胡應麟曰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非太康二年襄王即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他服玩珍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如襄王誠未易者

裸𡍲

西京雜記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東首裸臥無衣衾據此魏有裸葬之俗也按張華博物志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之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也此與裸葬並為異特

更葬日

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

民必甚病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羣臣皆不敢言惠公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王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

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謹弛期更擇日按王制云葬不為雨止鄭注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也

鐵券　石人

西京雜記晉人有發魏哀王冢者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其黄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户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

上有石几左右有三十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户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黒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户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鐍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鐍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髙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人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物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焉

文石槨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中有石牀石屏風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見西京雜記按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又秦之先有石棺古史攷曰堯作瓦棺湯作木棺郭緣先証記曰桓魋石槨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槨有二重門間隱起青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博物志曰衛靈公塟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荆州記曰臨湘水中有石床床上

有二石棺色緑如銅鏡莫能詳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文石為槨

七國攷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七國攷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范　鐘

七國攷卷十一

明 董說 撰

秦兵制

三軍

文獻通攷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敵三師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又商子載秦三軍之法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

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是故秦之三軍無相過也

陷陳

詳見三軍又吳子云秦置陷陣三萬

奮擊

蘇秦說秦惠王曰奮擊百萬

带甲

國策秦带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人跿跔科頭跿跔跳躍也科頭不著兜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前二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

頭右挾生虜

步卒

韓非子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于晉

正卒　戍卒　更卒

馬端臨曰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

襄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嵗三帥而車三百乘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藉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于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

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之戍卒凡戰獲首賜爵一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桓寛鹽鐵論云商鞅之任秦也刑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

小子軍

劉子別録云長平之役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號為

小子軍

銳士　虎賁

荀卿曰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陳傅良云秦昭王時有銳士虎賁八百萬按周禮有虎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疏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為之

斥兵

史記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

之斥候兵也

小戎

秦風小戎云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注小戎兵車也天子車戎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韓
詩内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秦哀公三十一年吳伐
楚楚王亡申包胥奔告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
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按
車戰之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
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御楚子韓厥從鄭伯
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
與我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盖古者車戰之

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也至春秋列國用之迠迠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卒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于車戰無法而輕動揺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髙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深得古法荍園雜記云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令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

擘乃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出安禄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盖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廣野其兵將又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禄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

草車　戰車

詳見步卒又蘇秦說秦曰戰車萬乘

幬騎

繆公有幬騎見步卒注幬等也言馬齊等

太白船

蜀王本紀云秦為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余按周武王有蜂舟見拾遺記伍子胥制王翼越人有船名須慮見越絶書

相將

史記張儀相秦四歲而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

自將

史記秦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五年秋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十五年晉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二十五年周使人告難于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

上首功

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

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漢書解語曰秦上首功之國首功者獲首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荀子曰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繇也功令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隷役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緫

緦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軌已也

宗室軍功

應劭云孝公變法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

角抵

太白陰經云春秋末並為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共相誇視而秦更名為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

祈戰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伐晉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杜預曰禱求勝也

素服郊次

殽之敗晉歸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于秦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泣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見左傳

田獵

史記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又按秦風駟鐵云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傳云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獵之事疏云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游田狩獵之事又韓詩外傳云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

龍盾　厹矛　蒙伐　虎韔

詳見小戎龍盾畫龍于盾也厹三隅矛也厹矛鋈錞言

三隅之矛以白金為其錞也錞鐏也幏厖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也伐中干也韔弓室也虎虎皮也楚辭云帶長劒挾秦弓

太阿　工市

秦劒有太阿工市見玉海

鹿盧之劒

詳見秦音樂攷白帖云古劒以玉刻鹿盧形

誠劒

刀劒録云秦昭王元年丙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誠

定秦劒

秦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劒名曰定秦長三尺六寸銘作小篆書見刀劒録

水心劒

白帖云秦昭王三月三日曲水晏有金人于水中捧水心劒以奉王玉海云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伯諸侯

西戎刀

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田齊兵制

帶甲　五家兵

蘇秦説齊宣王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家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不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舊注

五家之兵者五國之兵呂氏曰齊有五家之兵最強也作五國非

技擊 得首賜金

荀卿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注云八兩曰錙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賜錙金贖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無本賞也典略曰湣王為技擊孫

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候者

國策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者軍候也

輜車

史記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

按輜車者軍中輜重之車也

文騎

孫子箋云齊宣王以文騎六百匹伐燕

火牛

田單守即墨先以計紿燕將燕軍多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先是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見田單傳

出獵

說苑齊宣王出獵于社山

威王兵法

劉向別録齊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昔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遂附穰苴謂之司馬法亦曰威王兵法書載武經不録

宣王兵法

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劉子七畧云齊宣王兵法九十篇一曰孫臏法也吕氏春秋云孫臏貴勢司馬遷云孫子臏脚兵法脩列通典引孫臏云用騎有十利

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敵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絶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又孫吳傳云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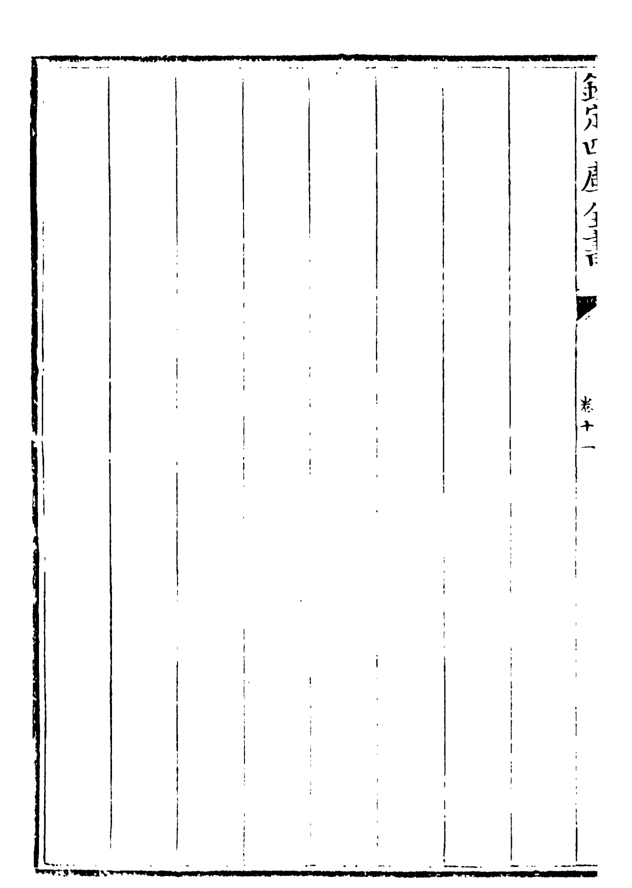
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乃自剄

寶劍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于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汁

嶶章

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嶶章以雜秦軍注云兩軍相對曰交和嶶幟也以絳帛著于背



楚兵制

三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兼統三軍矣

九軍

淮南子楚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

左右廣

左傳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者横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説左則受之日入而説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左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傅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管在王側内官卒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衛敵安當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令邲之戰則二廣皆以候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其實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楚莊王能以其國霸其師之戎分為兩廣

偏兩

文獻通考楚兵制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盖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按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頴達謂兩廣之别各有一卒之兵者是也

游闕

左傳楚使潘黨率游闕三十乘從唐侯游闕葢游兵往來遊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

徒兵

通攷云康王以蔿掩爲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即武卒也許慎淮南注在車曰士步曰卒

舟師

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昭十七年吴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吴師獲其乘舟餘皇十九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吴疆二十七年與吴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定二年楚囊瓦伐吴師吴人見舟于豫章敗之四年蔡吴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六年吴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

惟子及大夫七人注潘子臣小惟子二子者楚舟師之師也馬端臨曰楚用舟師自康王始攷之經傳吳舟成七年始入州來曁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于皋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畧吳疆昭王時救潛之役舟師及河汭而還其後囊瓦伐吳吳人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師盖楚雖以備舟置舟師而實莫能用用亦不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陵師

左傳子期以陵師敗于繁揚注陵師楚陸師也

高庫兵

淮南子楚有高庫之兵吕氏云荆葉公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上國之兵　東國之兵

通攷云楚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按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

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復用師杜預曰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頴達曰西為上則東為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宮甲

左傳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注是宮中兵也或曰楚有太子之兵曰宮甲

環列

文元年楚潘崇掌環列之尹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若敖六卒

楚有若敖之六卒見左傳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

申息子弟

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

皆從子玉而死

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曰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曰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

王馬之屬

詳見上按王馬之屬楚官也然無專名故不入職官

左右司馬

國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按此左右司馬者乃行軍之制故與職官並載

五師

通攷云楚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羮邑賦千乘于是有五師左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

帶甲 車 騎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有十年此伯王之資也陳傳良曰楚頃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陳牧東地兵尚十餘萬

戰車

楚世家云楚王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春秋感精符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衡車厲武將輪有刄衡有劍以相振

懼宋均曰衝陷敵之車也淮南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横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姓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于内厮徒馬圉軵車奉饟道里遼遠霜雪亟集裋褐不完人羸車敝泥塗至膝相携于道奮首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

創者扶舉于路故世至于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許慎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輕車右之戰車也不巾不盖孫吳兵法云車有巾有盖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后殿焉

樓車

左傳宣十五年觧揚登諸樓車注樓車上望櫓

巢車

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車上為櫓說文作轈云兵車髙如巢以望敵也

駧

文十二年楚子乘駧會師于臨品注駧傳車也

雲梯

尸子云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作雲梯髙可參浮雲傌白日此天下之先驅也將以攻宋矣

舟戰之具

墨子云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鈎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也

燧象

左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奔吳師武功略曰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刼後漢楊璇以火馬散滑賊晉江逌以火雞破姚襄宋趙遹以火猱攻

卜漏

輜重

左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于邲杜預曰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繞亂正兵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為得宜也

桂國將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

荆尸 陳法

通攷云楚自若敖蚡冐篳簬籃縷以啟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案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遂以為名子鎗屬亦陳所利揚子方言云楚謂戟為子大抵陳中有利于長兵者有利于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子是短兵盖楚參用子為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

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卧止

之草以為宿備豫定左右之别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于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使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虜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與私號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是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為殿後世勁兵多在

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之後最為良法

左右拒

左傳楚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三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文獻通攷楚于陳則分

左右二拒

二隊

左傳楚子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杜預曰隊部也而兩道攻之

田獵　右盂　左盂　獵陳

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躭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又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得之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

湖廣志武王山在棗陽縣東五十里世傳武王嘗獵此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
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
杜預云盂田獵陳名

泰阿　龍泉　工市

越絶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
有歐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
見歐子干將使之作為鐵劍曰泰阿博物志云寶劍名

龍泉太阿工市三劍皆楚□王者蜀志云楚王作劍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劉向孟子注云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泣相如賦云楚王建干將之雄戟張協七命云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鋋赤山之精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張協太阿劍銘云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以越砥

鮫革甲

荀卿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鉇慘

如蓬蟲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天下稱強兵莫如楚楊倞荀子注云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不可入孔融肉刑論云古聖作犀兕革鎧今有盆領鐵鎧國語云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爾雅翼云鮫出南海狀如鼈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尺許皮有珠文而堅勁可以飾物又云犀兕並有甲兕之革最堅故犀甲只壽百年而兕甲壽二百年

腸夷甲

越記云楚王身被腸夷之甲

組甲　被練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云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練之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頴達曰甲貴牢固若不固宜能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令步甲服之杜言組甲漆甲成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

被霞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于身上呂祖讖曰被練若今之軟綿之類

挑弧棘矢

楚世家析父曰先王熊繹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吳越春秋云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

乃横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麇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盖以桃弧棘矢而備鄰國也

大屈弓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楚子享公好以大屈注弓名也疏魯連書曰大屈之弓賈云寶金可以為劍出大屈地

烏嘷弓

家語楚共王出游忘烏嘷之弓注烏嘷弓名

繁弱弓

孔叢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

忘歸矢

詳見上

鐵矢弩

國策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

俱發

宛路矰

呂覽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說苑作

箘簬之矰

鉤

史記楚莊王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胡廣曰鉤楚兵器戈之

屬正義曰凡戟有鉤之喙鉤口之尖也

宛鉅鐵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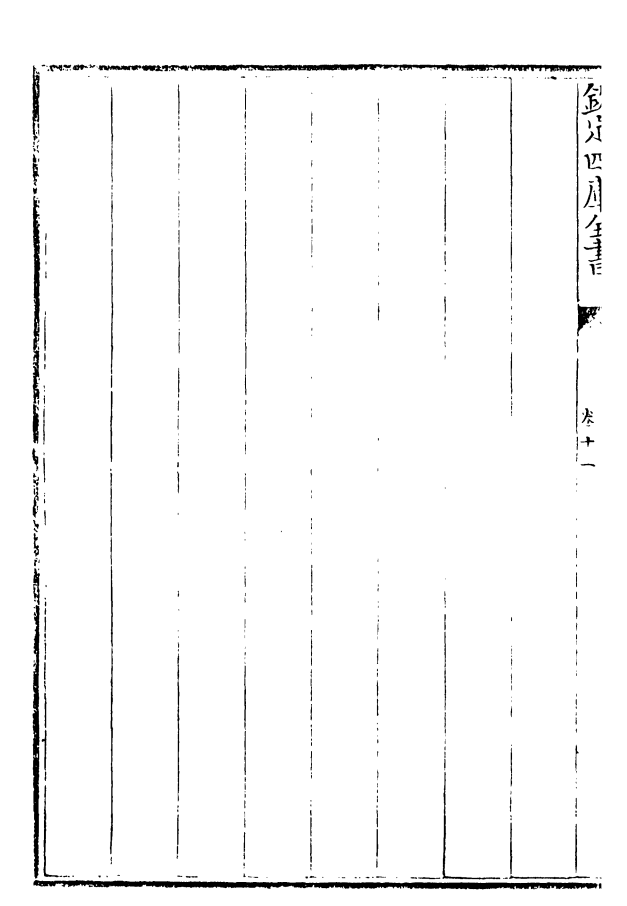
詳見緐草甲楊倅荀子注云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鉅釶與鍦同矛也方言曰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楊之間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

鏚

左傳昭十二年楚公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故請命注鏚斧也柲柄也玉以飾斧柄也

警鼓

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丈獻通攷云傳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轟後故大周正樂謂凡鼓施于邉徼謂之警鼓



趙兵制

帶甲　車　騎

蘓秦説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乗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諸侯之勢十倍于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陳傅良曰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尚二十萬李

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

劍士

莊子云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百金之士　彀者

史記李牧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

選車　選騎

詳見上

決水

趙襄子時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襄子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見武經舊注又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見趙世家余按兵法有決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或問水攻始于何時

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為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于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于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也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

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氏遂死于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横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

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于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海五百里不仁之禍甚于洪水言不之怍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

胡服騎射

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

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
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
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
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
善羣臣皆不欲于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
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
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于胡
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

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

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于賤而行政先信于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

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

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袵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

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及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于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拜命乎

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

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國策云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

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

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義仁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
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
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
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絶五徑之險至胡
中辟地千里按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鄭司農云謂馬上
鼓疏云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
乘車無輕騎法也春秋正義云古者馬以駕車六國時
始有單騎司馬法孫子無騎戰吳起為武侯戰以車五

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言騎戰蘇秦說燕曰騎六千匹說趙曰騎萬匹說魏曰騎五千匹說齊曰騎不得比行說楚曰騎萬匹此戰國用騎戰之驗今六韜言騎射决非太公所作杜牧之注孫子曰黄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狄騎士乃知單騎之兵始于黄帝按春秋傳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毁車崇卒敗戎大鹵而單騎自此始矣國策注曰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者葢始

教一邑然後行于境内漢劉向曰戰國有騎無騎射騎射胡兵也趙武靈王用之又按惠文王三十二年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馬服軍虞喜志林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郭氏曰馬騎也服便也言便於騎射廉頗傳廉頗思復用趙見趙使者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郭氏曰趙尚騎射故被甲上馬李牧傳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武靈以下世世勿失矣

右軍　左軍　中軍

史記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

太子將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代鄭趙簡子疾使太子將而圍鄭武靈王十二年趙何攻魏按何武靈王之太子也即惠文王

自將

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王自將之詳見前右軍左軍中軍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于何自號為主父主父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于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

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從代道大通還

相將

史記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韓魏燕攻齊孝成王十五年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是年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二十一年廉頗將攻繁陽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余按戰國尚兵將相合而為一假相大將武襄君者蓋當時

將軍以相為重武襄未相故假而攻燕也

借兵

趙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見史記按敬侯四年魏敗趙兎臺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趙剛平困乏之後故借兵于楚也

田獵

信陵君傳魏公子與王愽傳言趙寇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

為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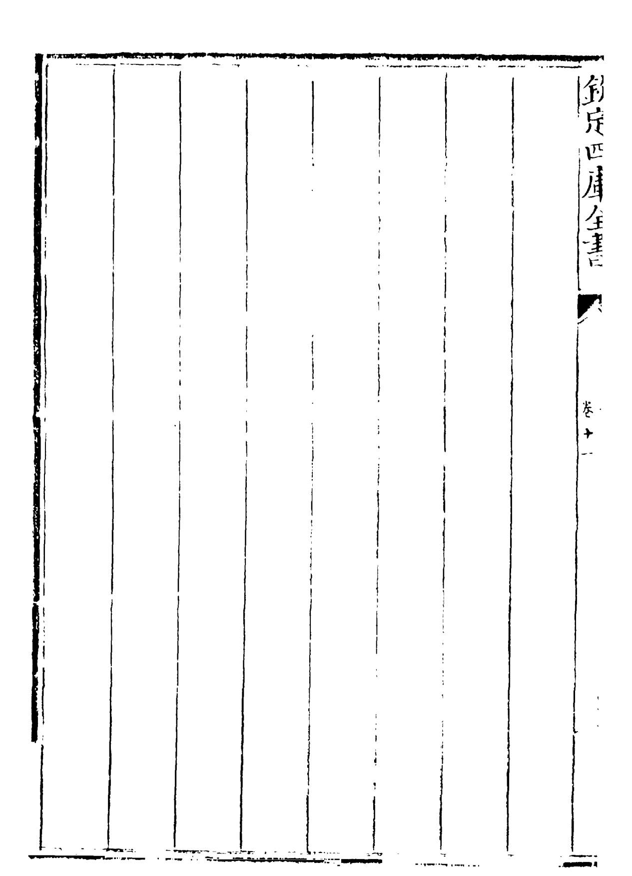
犀楯　犀櫓

韓非子云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于矢口之所不及注以犀為脅櫓而自卧之櫓楯類也

趙匕首

李詩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典論云楚國太阿徐氏匕首上世名器按史記燕太子丹將使荊軻刺秦王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弑人血濡縷無不

立死者



魏兵制

武力

蘓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余按武力即荀卿所謂魏氏武卒也

蒼頭　奮擊　厮徒

詳見蘓秦說魏注云蒼頭者謂以青巾裹頭以異于衆唐王某河清頌云魏立蒼頭秦稱黔首厮徒者謂養馬賤

者亦為兵陳傳良曰魏之兵盛矣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非縣勝兵以上為戍士三十萬

步軍

孫吳列傳龐涓棄其步軍

草車

魏草車掩戶縵輪籠轂見吳子

騎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詳見蘇秦說魏

立大將之制

尉繚子兵教下篇云魏制立大將君自布席夫人奉觴親醮于廟乃授斧鉞自立吳起始也

太子將

史記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申見年表太子將而戰故為秦虜也又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見世家

田獵

國策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于是始強

惠王軍法

末學篇引魏惠王軍法云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尸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

降命曰軍賊身死家滅男女公于官五人為伍伍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辠知而弗揭全伍有誅十人為什什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五十人為屬屬干令犯禁者知弗揭全屬有誅百人為閭閭干令犯禁者知弗揭全閭有誅自什以上至左右將干令犯禁者揭之免勿揭皆與同罪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虎符非有王

命出户外者誅將兵而還者誅是北類也雖太子勿赦按魏世家云將兵而還與北同與此相合乃魏法也余按尉繚子同豈尉繚所定耶

吳起戰法

通典引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畫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

金鼓為節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按漢志吳起四十八篇又尉繚子引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兩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史記云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糧與士卒分勞

魏公子兵法

信陵君傳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

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又孔叢子云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

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親服誓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三屬之甲

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百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危國之兵不可以直秦之鋭士楊倞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復其户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三屬之甲者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又

吳子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斬離皮草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十二石之弩

見上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余按一斛為一石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稱三百四十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

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此乃近世教習所致又淮南子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許慎注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及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

鞜

詳見荀子漢書作冑顔師古曰著兠牟也

銅劍

王隱晉書云汲郡冡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葢魏劍也山海經注云汲冡中得銅劍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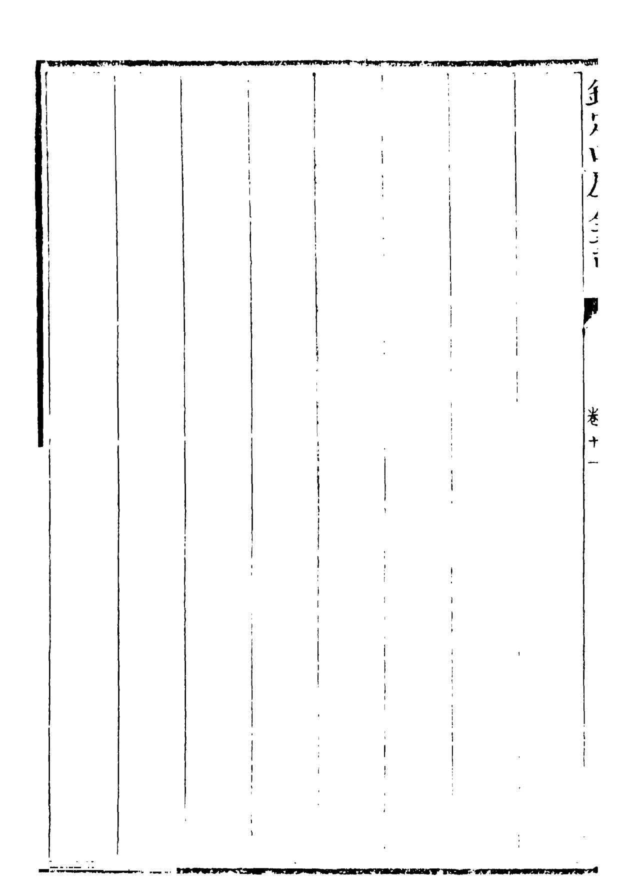
虎符

信陵君傳侯生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

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按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雲烟過眼録云太史楊瑀所藏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甚虎發兵待行腹下分書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平腹内作牝牡五竅開合之則一全虎也

烽

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博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眠之有寇即火燃舉以相告



韓兵制

帶甲　厮徒　負養

蘇秦説韓王曰韓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於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賻國策作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甲楯鞮鍪音題矛鐵幕草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

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張儀為秦連衡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蘇秦合從匿短舉長張儀連衡匿長舉短蘇秦知韓地惡不言食貨張儀知韓兵勁不論弓弩

谿子弩

見蘇秦說韓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

時力弩　距來弩

韓有谿子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按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于常故名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也見淮南

鐵幕　鍉鍪

見燕秦説韓注鐵幕以鐵為之臂衣也鍉鍪一作題鍪

草扶　咙芮

同上草扶射韝也謂以草為射決咙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棠谿　墨楊　合伯　鄧師　宛馮　龍淵

太阿　莫邪　干將

晉太康地理記云天下寶劍韓為衆有曰棠谿曰墨楊曰合伯曰鄧師曰宛馮曰龍淵曰太阿曰莫邪曰干將

按魏了翁經外雜抄云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于棠谿蔡州西平縣西界棠谿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劍九域志云蔡州有治爐城韓國鑄劍之地又琴操云聶政父為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又桓寬鹽

鐵論云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鄧師者龍魚河圖云鄧國有工善鑄劍因名宛馮者殷芸小說云宛人于馮地鑄因以為號

燕兵制

帶甲　車　騎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又王喜以車二千乘攻趙陳傅良曰栗腹之敗于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

自將　相將

史記燕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

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

二軍　偏軍

並詳上

上功 中功 下功 報坎

戰國陽秋注云樂毅既破齊昭王親至濟上勞苦令軍中白將軍得齊祭器謂之下功得齊城郭謂之中功得齊人民謂之上功上功饗太牢受銳賞其次中功中功饗少牢受鈎賞其次下功下功饗鄉牢無功不饗賜之壺漿謂之報坎報坎報勞之謂也余按銳賞鈎賞義未詳易緯鄉牢四宋均注云鄉牢羽牢也謂雞鶩之屬

樂毅列傳云昭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七國攷卷十一